

论《太平经》的民本思想

张 鸿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天津, 300071)

摘要: 作为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明确提出“以民为本”的思想,并做了相当系统地论证。这个个案表明:民本思想不是少数儒家思想家的专利,它获得包括广大普通民众在内的社会各阶层的广泛认同。本文从立君为民、民为国本、政在养民等三个层次剖析《太平经》的民本思想体系,进而指出:它并不具有反专制的属性。

关键词: 太平经;民本思想;立君为民;统治思想

中图分类号: K **文献标识码:** A

许多学者将民本思想视为儒家的专利。他们认为,民本思想具有反专制乃至民主的属性,自秦汉以来民本思想长期受到尊君思想的压制。其实不然。早在战国时期,“以民为本”就是儒、道、墨、法等主要政治思想流派的主张。从此以后,民本思想一直是占主流地位的政治文化。它获得社会各阶层的广泛认同。在汉代的皇帝诏书、朝堂议政、经典注疏、思想论著和民众意识中,都可以找到民本思想的基本思路。由此可见,“以民为本”是全社会的普遍政治意识。《太平经》为这个观点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实证依据。

《太平经》是一部政治性很强的早期道教经典。它的宗教信仰及相关的政治观念曾在社会各阶层拥有大量信徒。它的“万年太平”理想还曾为农民起义提供过重要的思想武器。《太平经》不仅明确提出“以民为本”,而且做了相当系统地论证。在若干基本思路上,《太平经》的民本思想与汉代统治者的民本思想大体相似。这个现象很值得深入研究。

关于《太平经》的民本思想前人已经论及,但是还没有人系统地剖析《太平经》的民本思想体系。本文从立君为民、民为国本、政在养民等三个层次,考察《太平经》民本思想的基本思路、主要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判定其政治属性。^①

一、立君为民:“三统转轮,有去有来,民必有主”

立君为民是民本思想的基本思路 and 主要论据之一。在民本思想的各种思路中“立君为民”则侧重说明“为什么”。它从政治本体论的角度论证了民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即国家、社稷、君主皆为民而设,政治的目的在于安定民生,得民养民是君主的天职,也是其保有君位的必要条件。民本思想的许多命题和思路就是由这个观念及其思维逻辑中推导出来的。一般说来,凡是认同立君为民的人都势必认同民本思想。

自《尚书·泰誓》等西周文献提出天为民而作君作师的说法以来,天立君为民的思想一直是占据统治地位的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民本思想最初的理论形态是以上帝、皇天“立君为民”为核心而逐步展开的。儒家、墨家及其他学派的许多思想家大体继承了这个思路。《太平经》亦然。与《尚书》及其注疏者一样,《太平经》也从“天”那里为民本思想寻求终极依据。只不过《尚书》之“天”是至上神“皇天上帝”,而《太平经》之“天”是道教尊神“天君”。

《太平经》的作者认为神秘的“天”(天君、天道)是君主制度产生的终极原因;无所

^① 以下引文皆引自王明所编的《太平经合校》,中华书局,1960年版,仅注页数。

不在的“道”是君主制度确立的根本依据；君主制度体现着自然与社会的普遍法则或规律，为教化人性而立君、为养民而立君是君主制度存在的社会根源。人类实行君主制度是符合宇宙通则和普遍规律的，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需要，所以这种制度是必然的、合理的、永恒的。在这个前提下，《太平经》的作者进一步阐明了立君为民的思想。

《太平经》的作者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神灵。天生化万物，支配自然与社会。万物皆是天所生成，“夫凡洞无极之表里，目所见，耳所闻，蠕动之属，悉天所生也，天不生之，无此也。”天地为了统领“万二千物”设立了各类君长，“各使有尊卑君长，故天道悉能相治制也。”（第383页）因而天在生化万民的同时，为人类社会确立了君主制度。“天乃为人垂象作法，为帝王立教令，可仪以治，万不失一也。”（第108页）天既是人类社会的创造者，又是政治与道德的立法者。君主制度是根据天命设立的，君主的治国原则是天所确定的，君主的地位和权力也是天赋予的。《太平经》的天神立君说把天奉为至上神，认为神秘的天是君主制度的本原，这种制度是神灵意志的体现。这就从宗教神学的角度论证了君主制度的必然性、合理性。

《太平经》的作者认为，道支配着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而君主制度本于道、体现道，设立君主的目的是“尊道、用道、兴行道”（第232页）。在《太平经》的作者看来，“夫道何等也？万物之元首……天地大小，无不由道而生也”（第16页），道生天生地生人，为万物之母。道又无处不在，永不消亡，“天道常在，不得丧亡，状如四时周反乡，终老反始，故长生也”（第193页）。世界一切事物都必须依据道、遵循道而存在。“六极之中，无道不能变化”，“元气行道，以生万物”（第16页）；自然守道，“万物皆得其所”（第21页）；“天守道而行，即称神而无方”（第21页）；“三光行道不懈，故著于天而照八极”（第16页）；人守道“可得长安也”（第124页）；君父若得道意则“无所不能制化”（第21页）。道是一切社会关系、政治制度和政治法则的本原和依据，人类社会的一切制度、规范和准则必须以道为本原和依据，而这套制度的主要内容是“三纲六纪”。人类社会要长治久安就必须维护君主制度、等级制度和纲常伦理，“三纲六纪所以能长吉者，以其守道也，不失其治故常吉”（第27页）。概言之，“自上有下，自君有臣”是“道之根柄也。阴阳之枢机，神灵之至意也”（第728页）。《太平经》的依据道义立君说把道义奉为宇宙本体和普遍法则，认为君主制度因道而设，依道而行，实行君主制度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道义。这就为君主制度的必然性、合理性提供了哲学依据。

《太平经》的作者认为，君主制度体现着自然与社会的普遍法则或规律。它说：“天者以中极最高者为君长，地以昆仑墟为君长，日以王日为君长，月以大月为君长，星以中极一星为君长，众山以五岳为君长，五岳以中极下泰山为君长，百川以江海为君长，有甲者以神龟为君长，有鳞之属以龙为君长，飞有翼之属以凤凰为君长，兽有毛者以麒麟为君长，裸虫者以人为君长，人以帝王为君长。天下若此者积众多，不可胜记。”（第384页）天地、日月、星辰、山川、鸟兽等万事万物都有君长，这是自然规律，也是社会法则，人类社会当然也不例外。《太平经》的依据自然法则立君说把各种自然现象视为人类社会的法象，认为既然万物皆有君长，那么人类社会就必须实行“以帝王为君长”的政治制度。这就从自然法则或规律的角度论证了君主制度的必然性、合理性。

在《太平经》的作者看来，君主制度不但是普遍的，而且是永恒的。“三统转轮，有去有来，民必有主”（第1页）。三统交替循环，天地周而复始，君主永远存在，臣民必然有主。然而依据天命、道义、自然所确立的君主制度，归根结底是为广大民众而设的。

首先，君主代天治民。在《太平经》的作者看来，“帝王，天所命生。以天为父，以地为母。帝王为天子”（第321页），天选立君主，对帝王宠之以权力，目的是通过这个代理人治理天下。作为天子，帝王“受命主理”（第304页），他必须秉承天命，维护道义，安定民生，治理国家。养育天下民众是君主的天职。

其次，设立君主的目的是治理、养育民众。在《太平经》的作者看来，臣民不能自治，设立君主的目的是生民、养民、治民。“臣民无君，亦乱，不能自治理，亦不能成善臣民也”（第150页），只有设立君长才能维护社会秩序，使众民过上安定、富裕的生活，否则“凡民臣奴婢”将“无缘得生长自养理也”（第321页）。天地是化育万物之本，但只有经过君主的整治，民众才能得生、得养，才能各得其所，井然有序。因此，养育天下民众是君主和官僚的主要职责。“君，阳也，主生”，君应该“上法皇天，下法后地，中法经纬，星辰岳渎，育养万物”（第718页）。为了扶助君主，还要设立为君主服务的官僚。“臣，阴也，主养”（第702页），“群臣贤者”要“共助帝王养长凡民万物”（第408页）。“帝王，民臣之父母也。”（第321页）作为民之主的帝王犹如万民之父母。他不能只是行威，还要施惠，像父母疼爱子女一样疼爱百姓。其主要职责是管理群众，教化百姓，养育庶民。“故父母养子，善者爱之，恶者怜之，然后能和调家道”。（第15页）君主必须时刻为民众着想，养育万民，安定众生。

再次，教化民众是君主的要务。《太平经》的作者渲染“君师”在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立君不仅是为了治民、养民，还在于使百姓得真道，做善民。作为民之父母，君主应教化民众，“常教其学道、学德、学寿、学善、学谨、学吉、学古、学平、学长生”（第160页）。在《太平经》的作者看来，人的本性有优劣之分，道德水准有与生俱来的差别，“含五性多者象阳而仁，含六情多者象阴而贪”（第12页）。那些奸猾邪恶之人“阴贼好窃相灾害”（第409页）致使“天地混淆，人物糜溃”（第1页）。而民众愚昧，不可能自我觉悟，“愚者难正，自若乱人治”（第381页）。于是势必“有师君”和“君师”分别以不同身份教化民众，“天地不与人语也，故时时生圣人，生圣师，使传其事”（第651页）。天设立君主目的之一是让他“为太皇天道教化”（第422页），“教及其臣，化流其民，受命于天，受体于地，受教于师，乃闻天下要道”。（第21页）“令人父慈、母爱、子孝、妻顺、兄良、弟恭，邻里悉思乐为善，无复阴贼好窃相灾害”（第409页）。

依据天赋君权的观念，《太平经》的作者一方面论证了人类实行君主制度的必然性、必要性和合理性，另一方面又明确指出这种制度是为了治理、养育、教化民众而设立的。这就在承认君主无上权威的前提下，为君权的获得与行使提出了条件，划定了范围，设定了规范，并从国家职能、君主天职的角度阐明了为什么国家与君主必须“以民为本”。

二、民为君本：“无民以何自名为君”

“民为国本”是民本思想的基本思路 and 主要论据之一。它是民本思想最显白、最直接的表述方式。有时也可以以“君以民为本”的形式表述。在民本思想体系中，“民为国本”不仅侧重说明“是什么”，而且基于各种经验教训和现实因素的思考，提出了一批旨在论证民本思想的重要理据。这个思路发端于对国家、君主、臣民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关系的朴素认识，完成于对国家与人民、君主与民众、官僚与庶民等各种政治关系的全面认识和理论论证。

早在先秦，许多思想家就依据现实政治中的经验教训多方论证民众为国家政治之本。《太平经》的作者也着重从这个角度论证了“以民为本”。这部道教经典比较全面地论证了国家、君主与民众的关系，并涉及君权的合法性和相对性的问题。《太平经》的作者认为，民为国家的基础，治民是君主政治之本。其主要理据有以下几点。

其一，君民相须，无民则无君。《太平经》的作者认为，无民则无君。君以民为基础，“无民以何自名为君也”（第150页），失去民众也就不成其为君，“君而无民臣，无以名为君”（第149页）。民众是君主治理的对象，“无民，君与臣无可治，无可理也”（第150页）。如果无民，君主与官僚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百姓为君主之本、国家之根，君

与民相须而立，互相依存，君民只有“并力同心，共为一家”（第150页），才能“立致太平”（第19页）。

其二，国家、君主、官僚都需要民众供养。《太平经》的作者指出：国家的财政取自于民，民众是君主与官僚的衣食供养者，“民者，职当主为国家王侯治生”（第264页）。“今父母君臣，尚但共持其大纲纪耳。大要实仰衣食于子，人无子，绝无后世；君少民，乃衣食不足，令常用心愁苦。”（第150页）统治者离开了人民，就无法生活，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百姓是财富之源，是君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因此，君主必须以民为本。

其三，民众犹如帝王的手足。《太平经》的作者认为，“夫民臣，乃是帝王之使也，手足也，当主为君王达聪明，使上得安而无忧，共称天心，天喜说则君延年。”若没有民的帮助，则使帝王绝聪明，得愁苦，使国家“灾变纷纷，危而不安”。（第318页）君民一体，犹如手足。“人民兴则帝王寿，帝王寿则凡民乐”（第648页），因此，帝王常怀仁爱之心，与百姓“共成一家，共成一体”（第150页），像爱护自己手足一样爱护百姓，不做自损手足的蠢事，这样才能使国祚长久。中国古代思想家普遍认为，在下者为本，在上者为末。手足之喻将民众视为君主的不可或缺的辅助者。这也是民为君本的主要根据之一。

其四，国家的兴衰系于民。《太平经》的作者认为，民之多寡决定国家的贫富、盛衰。“治国之大要，以多民为富，少民为大贫困”（第264页）。人民兴旺，凡民安乐，“则精物鬼邪伏矣。精邪伏，则无夭病死之人。无夭伤人，则太平气至矣。万国不战斗，盗贼贪猾绝矣。天地六万神俱乐喜也，天地真仙人出。天地真仙人出，则正气悉见，而邪气悉藏。”（第648页）帝王以民为本，实行仁政，就能使天下太平，国家兴盛。由此可见，国之兴衰，君之寿命取决于民众。君主要以民为本，行道德、施仁爱，努力生民、养民，为他们的生存创造必要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

其五，民心所向决定君主去留。《太平经》的作者认为，天命不是固定不变的，天子不可一味依恃天的保佑。“天道有常运，不以故人也。故顺之则吉昌，逆之则危亡。”（第178页）上天公正无私，从不偏袒任何君主，其选择民主，改换天命，主要依据是道与德。“天之格法，凡物悉归道德。”（第231页）“天道无有亲，归仁贤也。”（第471页）“天道无亲，唯善是与。”（第4页）上天时时刻刻考察王者的政绩，以决定是否继续保佑时君。民心向背会导致“天命”转移。上天一旦发现王者无德就可能重新选择有德者取而代之。“是故国有道与德，而君臣贤明，则民从也”，“国无道德，则民叛也”（第264页）。“无道德之国，天所衰会，不能行真道，故但归有德之国也。今无德之国并归有道德之国，亦自理矣。”（第392页）

作为被统治者，民既是国家政权赖以存在的基础，又是一支客观存在的制约王权的政治力量，能否安定民生关系到国家兴亡、政治盛衰。《太平经》从国家盛衰、君主存亡、君民相须、利民则利君等不同角度全面论证了民在国家政治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这就为君权的获得、保有、行使提出了必要条件和基本规范，并为“以民为本”的治国之道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三、政在养民：“治国之道，以民为本”

“政在养民”也是民本思想的主要思路之一。在民本思想体系中，“政在养民”主要说明“如何做”，旨在将“立君为民”、“民为国本”落到实处。它是一系列施政原则和治民政策的基本宗旨，属于治国之道、为君之道的范畴。从诸子百家的思路，特别是孔孟大儒的思想看，民本思想指导下的治民政策原则，既包括养民、富民、惠民等重民政策，也包括使民、制民、愚民等御民之术。因此，“政在养民”可以概括各种治民政策的基本宗旨。

《太平经》的作者认为，“利人民，不害伤”（第216页）是重要的治国之道，也是古

代圣王的为君之道，“故治国之道，乃以民为本也……是故古者大圣贤共治事，但旦夕专以民为大急，忧其民也。”（第 151 页）君主必须以民为本，急民之所急，忧民之所忧。

《太平经》推崇道家之学，倡导无为政治，并据以论说治民政策。它要求君主顺应天道自然，节制个人欲望，尽量减少对生产的干扰。具体而言，即尚节俭，去奢靡，慎用兵，轻刑罚，取民有度。在“无为而治”这一指导思想的基础上，《太平经》的作者提出了一系列以民为本的治国方略，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博施仁爱，周穷救急。

《太平经》的作者针对当时贫富悬殊、民不聊生的局面，提出“周穷救急”，取民有度的主张。他们认为天“好生不伤”（第 32 页），君主应“象天道”，对百姓博施仁爱，行“仁政之道”，还要不时地救济饥寒交迫的人民，“见饥者赐以食，见寒者赐以衣”（第 228 页）。只要君主象父亲一样“常思安其子”，那么他的子民也会“心结念其帝王矣，至老不忘也；思自效尽力，不敢有二心也。”（第 231 页）君主赏赐给饥寒交迫的百姓一点衣食，他们就会感恩戴德一辈子忠心耿耿，不敢有反叛之心了。

《太平经》的作者还要求富人救济百姓，“有财相通，施及往来”。（第 307 页）他们痛斥那些“为富不仁”的豪富是“仓中之鼠”，说：“财物乃天地中和之所有以共养人也。此家但遇得其聚处，比若仓中之鼠于常独足食。此大仓之粟，本非独鼠有也；少内之钱财，本非独以给一人也；其有不足者，希当从其取也。”（第 247 页）“积财亿万，不肯救穷周急，使人饥寒而死，罪不除也，或身即坐，或流后生。”（第 242 页）《太平经》的作者认为，豪族、富户家财万贯，粮食亿万，与其任它腐烂，不如“周穷救急”，这样既得天地喜悦，又得天下赞誉，既得仁义之名，又可望官居鼎辅。如果无限度的剥削，巧取豪夺，“使人饥寒而死”，百姓必然起来反抗，“家之空极，起为盗贼，则饥寒并至，不能自禁为奸”（第 252 页）。

但是，《太平经》的作者既不反对君主与官僚的特权，也不反对私有制。在他们看来，富人之所以致富，除了因为他们命好，还是他们“辛勤劳动”的结果。“君子力而不息，因为委积财物之长，家遂富而无不有。”（第 251 页）相反，穷人之所以穷，是由于他们“有力不肯力作，可以致富为仁，反自易懒惰”（第 256 页）。在这里，贫富不均的原因被说成是勤劳与懒惰。为饥寒所迫起而造反的百姓成了“强取人物”、“其罪当死”的“盗贼”。由此可见，所谓博施仁爱，只是让统治者收敛一点，不要横征暴敛，过分地剥削民众，主张社会上贫富不要太悬殊，要维持百姓起码的生存条件，其目的是避免百姓犯上作乱，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

其二，选任良臣，调整官民关系。

《太平经》的作者认为，任用良臣是以民为本的一项重要措施。官是君的助手，君主治民有赖于官。真正接触黎民百姓的是各级官吏，君主的恤民之政必须依靠地方长官施于民间。官民矛盾的激化往往危及政治稳定。《太平经》的作者看到了治吏的重要性，主张君主注意调整官民关系。他们希望帝王在任用官吏的时候，选择道德、仁慈之人，与之共同治理国家，“常求慈仁，好长养万物与为治”。“是故上古帝王将任臣者，谨选其有道有德，不好杀害伤若者。”（第 207 页）《太平经》的作者痛斥那些“不尊重上，不利爱下”的贪官酷吏为“天地之害”、“国家之贼”、“民之虎狼”（第 442 页）。一再告诫君主若“不详择其臣”，则“万物悉伤矣”（第 705 页），“民多冤而乱生焉，去治渐远，去乱渐近，不可复制也”。（第 25 页）可见，臣的政治道德直接关系到百姓的生计、王朝的安危。君主对臣的仔细挑选，认真考核，是君主的爱民政策之一。

其三，抑浮华、守“三急”，不竭民力。

《太平经》的作者提出抑浮华、守“三急”的主张，要求统治者首先解决人民最急迫的饮食、男女、衣着等基本生活需要的问题。他们认为天下最急迫的事有三项：饮食、男女、

衣服。帝王治理国家应当紧紧抓住这三件大事。首先，因为“三急”与天地的运行规律是相应的，帝王“守三急”是天地的要求与规定。“此三者应天行。男者，天也；女者，地也；衣者，依也。天地父母所以依养人形身也。”（第44页）其次，古代圣王以“不失三急”为务，所以能得天心，竟天年，“治致太平”（第48页）。中古以降，帝王不“守三急”，导致“邪奸出其中也”。（第46页）再次，不饮不食人类不能生存，男女不交合，人类不能承续发展，则天“半伤杀人”，导致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危机。“夫人不衣，固不能饮食，合阴阳，不为其善。衣则生贤，无衣则生不肖也。”（第44页）所以帝王必须执守这三件关于人类存亡绝续的紧迫之事，保证人民生活、繁衍的基本要求。为了满足人民衣食之须，实现人口增殖，《太平经》的作者提出杜绝奢靡浪费、禁止大兴土木和节葬等具体措施，要求君主身体力行，为臣民作表率。

其四，重德轻罚，以道德教化为务。

《太平经》的作者认为，“无鞭策而严，无兵杖而威，万事自治”（第724页）。他们力倡以德治国，反对严刑峻法，把尚道德、抑刑罚作为帝王的爱民之政，并多方论证了以的治国的重要性。

《太平经》的作者认为，阴阳法则是君主重德轻罚的依据和法象。“阳为善，主赏赐；阴为恶，恶者为刑罚，主好伪。赏者多，罚者少；奸猾者多，赏者小，奸门开。所以然者，罚者多刑，主杀伤，犯法者皆成奸罪人，故奸门开，奸猾多也。阳者主赏赐，施与多，则德王用事。阳与德者，主养主生，此自然之法也。”（第702页）这就是说，阳为善，职在赏赐；阴为恶，恶者为刑罚，职在兴作奸邪虚伪。君主若严刑峻法、大开杀戒就会使奸邪之门敞开，反而使违法之人增多。《太平经》又说德与帝王同气而刑与小人同位，“阳者为道，阴者为刑。阳者为善，阳神助之；阴者为恶，阴神助之。……故王相之气，德所居也；囚废之气，刑所居也。”（第638页）君属阳，与道德相应，主生养、化育，所以应当取法阴阳“贵道德，下刑罚”（第12页）。

在《太平经》的作者看来，天道也是君主重道德、轻刑罚的依据。“夫天命帝王治国之法，以有道德为大富，无道德为大贫困。名为无道无德者，恐不能安天地而失之也。”（第373页）“天道疾恶好杀”，“恶人伤害”（第166页）。故而，为人君者应当效法天地，“好施仁而恶夺”（第166页），心怀仁爱而不滥施淫威。

《太平经》的作者认为，重德轻刑是古代圣王的治国之道。“古者圣贤，乃贵用道与德，仁爱利胜人也，不贵以严畏刑罚，惊骇而胜服人也。”（第144页）所以当今君王也应该象古代圣贤一样以德服人，博施仁爱，不滥用刑罚，这样就能获得天心、人心，人民竞相归附。

《太平经》的作者指出：帝王以刑治国会遭到国破身亡的惩罚。人心的向背决定国家的盛衰，君主滥用刑法必将众叛亲离，致使国家危亡，“故好用刑罚者，其国常乱危而毁也。”（第406页）在《太平经》的作者看来，君主用道德教化，可以治心、治里，使人心悦诚服，“教导之以道与德，乃当时有知自重自惜自爱自治”（第164页）。而用刑治，只能治外、治表，使人表面服从，而内心不满，“以刑治者，外恭谨而内叛，故士众日少也。”（第106页）所以，《太平经》告诫统治者“刑者，不可以治”，“不能为帝王致太平也，故当断之也”（第32页）。

《太平经》的作者并不主张完全禁绝刑罚。他们认为，“夫刑德者，天地阴阳神治之明效也，为万物人民之法度。”（第105页）刑、德是天地阴阳治理万物的两手，也是帝王治理国家不可或缺的两种手段。生、养、杀三者相须相成，共同化育万物这是天道之行、阴阳之法。君主应该依照天道制定法律，行使刑杀大权。人民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法令，当“愚吏人民”“自恣不以法度”，犯上作乱“乱其君治”时，君主要毫不留情的镇压。由此可见，《太平经》不是反对“王法”本身，而是反对滥施刑罚；不是不要刑治，而是要求统治者以德为主，以刑为辅，赏罚分明，公正无私。

综上所述,《太平经》不仅明确提出以民为本,而且依据立君为民、民为国本、政在养民这三个基本思路,从政治本体、政治关系和施政原则三个层面全面论证了“以民为本”的终极依据、政治理据和操作原则。这些命题和思路相辅相成、相依相证,全面回答了“是什么”、“为什么”、“如何做”等各个层面的理论问题,构成完整的逻辑性很强的思想体系。

《太平经》的民本思想体系体现了广大下层民众的某些愿望,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个思想体系将天赋君权、君权至上、三纲六纪与以民为本、以德治国、爱民利民相提并论,因而并不具有否定君主制度、等级制度的性质。实际上,如果与汉代统治思想仔细比较,就不难发现:《太平经》的民本思想与统治者的民本思想大同而小异。在若干基本思路上,二者必并无本质的差别。这表明,在汉代,民本思想获得社会各阶层的普遍认同。一般说来,它并不具有反专制的属性。

On the Concept of *Minben* (people are the foundation of a nation) in *Tai Ping Jing* (a book of peace)

ZHANG Hong

Abstract: As one of the early Taoist classics, *Tai Ping Jing* (a book of peace) contained clearly the concept of “*Yi Min Wei Ben*” (people are the foundation of a nation), which implies that that concept was not initiated only by a few Confucian thinkers and was accepted widely by all walks of life including massive common people. The concept of *Minben* is explored in three levels: *Li Jun Wei Min* (a monarch is selected for the people), *Min Wei Guo Ben* (people are the foundation of a nation), and *Zheng Zai Yang Min* (government is established for the people) so as to prove that the concept doesn't have the character of anti-despotism.

Keywords: *Tai Ping Jing* (a book of peace); Concept of *Minben* (people are the foundation of a nation); *Li Jun Wei Min* (a monarch is selected for the people); Ruling Thought

收稿日期: 2005-01-30

作者简介: 张鸿,女,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博士生。